



马年说马：从甲骨文到“弼马温”

“马，怒也，武也。”东汉许慎编著的《说文解字》是这样解释“马”字的。这一句，短短五个字，读起来却铿锵有力，让人眼前不禁浮现出一匹意气风发、纵横驰骋的骏马的形象来。

“马”的古文字写法

《说文解字》中的“马”字小篆，许慎说它“象马头、髦、尾、四足之形”，是一个象形字。对比从甲骨文到隶书的“马”，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马”字会有一些差别比较大的写法，但都展示了马的突出特征，那就是颈部的长毛（鬃）；甚至到隶书和楷书阶段，也有鬃毛的遗存。

马是古人非常熟悉的动物。《说文解字》“马”这一部首下总共收录了115个汉字，远远超过以其他动物为部首的字。这些汉字对与马有关的事物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其中形容马奔驰状态的“马”，以及描绘马的颜色最多的字，都有近20个之多。凡此种种，均可以看出古人对马的观察可以说到了细致入微、巨细靡遗的地步。

古人之所以如此重视马，当然是因为马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十分重要：马不仅仅是重要的力畜之一，可以用于拉车、耕地、乘骑、运输等劳作之中；更重要的则是，古代战争频仍，马在军事方面具有其他牲畜无可替代的作用。对于战争而言，马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无论是战车还是骑兵，当然也包括军需运输，马都不可或缺。因此，甚至可以说，马是古代生活最为重要的牲畜。

相马术源远流长

古人对马的细致观察，不仅展示于《说文解字》中，还集中体现在“相马术”这一门绝学中。“相”是审视、观察的意思，相马也就是通过观察马匹外形的特征来判断马匹的优劣高下，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挑选良马。

如果追本溯源，相马的出现可以早到商代。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商代甲骨文中，就有不少关于相马的内容。这些甲骨文中是用“视马”来表示相马的，而且负责相马的往往是当时从事贸易的商贾。这些“视马”卜辞，应该是最早记载相马的文字材料，值得我们重视。

早期文献很少涉及相马的具体情况，真正对古代相马术加以总结的，是《吕氏春秋·观表》的一段话：“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氏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鬣，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肋，管青相唇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后。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

从中可以看出，先秦时期的相马术分成不同的派别，每一派专攻马的一个具体部位，从中判断马匹的优劣高下。

虽然《吕氏春秋》说到了马的不同身体部位，但对于某一部位该如何相，却语焉不详，留下了一些遗憾。直到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中，才保留了若干具体的相马术，涉及马匹的许多部位，这些内容为后世马书所继承。不过，出土文献却提供了不少关于相马术的新资料。

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一部《相马经》，用赋体写成，字句整齐押韵，多有比喻，文学色彩十分浓厚，也因此颇为难解。全篇共约5000字，共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经”，第二部分可能是“传”，第三部分是“故训”。《相马经》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眼及其周围部位的描绘及其所反映的马匹优劣情况，涉及部位名称、部位特征，以及根据相关特征对马匹进行材能评价。除了一些比较常见的部位名称之外，篇中也有其他的专门术语，这些术语久已失传，颇为难解，是《相马经》研究的重点所在。

无独有偶，在今年年初刚刚公布的清华简中，也有一篇关于相马的重要文献，那就是《胥马》，“胥”也是“相”的意思。《胥马》全篇约1000字，是对当时相马经验的总结和辑录，包括对十二种不同类型的马的样貌特征的描述及其鉴定，若干相马原则与条例等内容。《胥马》中也有大量的专业术语，部分可以跟以往的传世或出土文献相对照，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上述两种相马书，帛书《相马经》很可能是战国时期的楚人书写的（篇中提到“南山”“汉水”“江水”等），但帛书毕竟是汉代的文物，而清华简却恰恰是战国时期的竹简，《胥马》的发现可以将现存相马书的时代提前至战国时期，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

相马术虽然有不同的流派，但实际上也不会只相某个具体的部位，而应该是在综合考察马匹的整体形貌（例如其他部位也要达到良马的标准）的前提下将所相的重点放在某一个部位之上。各家流派整体上是殊途同归的，正如《淮南子·齐俗》所说：“伯乐、韩风、秦牙、管青，所相各异，其知马一也。”

与相马术密切相关的，还有一类珍贵的文物，那就是马式。马式又叫作马法，是用铜铸成的良马标准模型。关于马式，《后汉书·马援传》说马援“善别名马，于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并上表呈奏。马援的表文中说到两个值得注意的细节：一

1 商. 2.2 (甲)	2 商. 乙. 9092 (甲)	3 商. 甲. 1286 (甲)	4 商. 林. 1.23.20 (甲)	5 商. 戊. 寅. 鼎. (金)
6 周. 中. 承. 伯. 簋. (金)	7 春. 伯. 亞. 巨. 鐘. (金)	8 戰. 齊. 璽. 簠. 38	9 戰. 齊. 璽. 簠. 64	10 戰. 齊. 陶. 簠. 3.399
11 戰. 齊. 司. 馬. 車. 器. (金)	12 戰. 燕. 鄒. 侯. 載. 簠. (金)	13 戰. 燕. 璽. 簠. 50	14 戰. 晉. 盜. 壺. (金)	15 戰. 晉. 璽. 簠. 1122
16 戰. 晉. 陶. 簠. 6.146	17 戰. 楚. 大. 司. 馬. 函. (金)	18 戰. 楚. 璽. 簠. 268	19 戰. 楚. 包. 30 (楚)	20 戰. 楚. 包. 103 (楚)
21 戰. 楚. 曾. 150 (楚)	22 戰. 楚. 天. 策. (楚)	23 春. 戰. 秦. 石. 鼓	24 秦. 睡. 效. 60 (張)	25 秦. 集. 粹. (漢)
26 秦. 官. 印. 27 (漢)	27 西. 漢. 馬. 老. 子. 甲. 52 (篆)			

季旭昇《说文新证》(艺文印书馆2014年 第741页)

是西汉时就有相马专家东门京制作铜马式献给朝廷，汉武帝将之立于鲁班门外，甚至因此将宫门改名为“金马门”，可见此马式应该是十分精巧、准确的；二是马援制作新马式，是综合了“仪氏鞮”中，帛氏口齿，谢氏唇髻，丁氏身中“四家相马流派”的特长。此外，前后汉的两位皇帝都将马式置于皇宫，足见当时朝廷对良马的重视和推崇。

出土的汉晋文物中多见铜马，其中制作精良者往往被认为就是马式。例如1981年陕西咸阳县茂陵从葬坑出土的一件鎏金铜马，身长76厘米、高62厘米，十分精美。有学者认为这是以西域大宛汗血马为原型制作的，可能是汉朝的马式。

可惜以往所说的马式缺少确凿无疑的证据，无法证伪，也无从证真。不过，乐从堂所藏的一件青铜马则是学界公认的确切无疑的马式。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件铜马的头面、身体、四足等部位有72处错银铭文，标示了马匹各种部位、肌肉、骨骼、穴位的名称，其中许多术语可以跟《齐民要术》卷六、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的术语相对照，证明了这件青铜马与相马术的直接联系。

古代名马与马名

古代有许多名马，它们很可能是通过相马术精选出来的良马。例如周穆王八骏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华骝、绿耳，项羽的乌骓马，汉武帝时期的西极马（乌孙马）和天马（大宛汗血马），汉末三国吕布的赤兔马，刘备的的卢马，唐昭陵六骏拳毛騮、飒露紫、白蹄乌、特勒骠、青骊、什伐赤等。这些名马的名称，许多都与颜色有关，有的则与马匹的来源或身体特征有关。

实际上，不仅名马有名字，日常生活中的马匹也往往有名字。西北汉简有大量关于马匹的文书，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这些文书记录马匹的分类、颜色、雌雄、

特征、性别、年齿、身高以及名字。

很多马名将重点放在展示速度这一点上，而且往往用速度快的其他动物来比拟，如“游鱼”“青鹿”“野麋”“野骝”等，其中用来寄托此寓意比较多的是各种鸟类，如“飞鸟”“惊鸟”“朱雀”“黄鹞”“游鹰”“苍鹰”“黄兔”等。还有用“龙”来命名的，如“龙子”“龙波”“参龙”等，这与古人认为马为龙所化这一观念相合，以“龙”命名，可能主要也是为了取飞龙神速之意。

有的马名以负重为期许，如“轻衡”“善载”等（“轻衡”可能也跟快速有关）。有的马名希望马匹繁衍生息、充塞马厩，如“宜厩”“满厩”“全厩”等。还有的马名与边塞戍守、抗敌生活相关，表达的是人们对战胜敌人的期待，如“擒寇”“杀寇”等。

这些马名用得最多的还是颜色词。颜色是人们第一眼就会看到的马匹显著特征，这种命名方式符合古人对马匹颜色的重视情况。

马匹的管理

西北汉简会逐项登记马匹比较明显的身体特征，其中典型的就是“剽”。这里的“剽”通假为“标”，是标记的意思，就是指在马匹身上烙出的徽记或标识。秦汉时期存在着严格的公物标识制度，其中对官马、官牛加以标记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例子。这种标识在张家山汉简《津关令》中叫作“马识物”。

烙马需要用到烙马印，出土的先秦秦汉玺印中有一些印面异常大的玺印，有的形制还比较特殊，学者多认为属于烙印。有的应该是烙马印，有的可能用于烙器物，二者可以合观。

烙马印相当于马匹的身份证，是马匹管理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登记造册，还是稽查数量，以及避免官马与私马、不同官马之间的混淆，都可以根据文书的记载，结合烙马印来加以确认。

古代也特别重视马匹的治疗。传世现存最早的疗马文献见于前述《齐民要术》卷六。先秦秦汉的疗马文献则主要见于出土简牍中，包括2022年公布的天回医简《疗马书》和2026年公布的清华简《凡马之疾》两种。它们的主要内容都是马匹各类疾病的名称、症状、病理，以及治疗的相应马药、方剂和医治方法等。

说到治疗马病，《西游记》中孙悟空在担任“齐天大圣”之前，在天庭就是担任弼马温。但是，弼马温是中国历代都没有的职务，为何《西游记》要创造出这么一个官衔呢？其实这里用了一个谐音梗，“弼马温”就是“避马瘟”。古人相信猴子可以保护马、牛、羊乃至骆驼等牲畜不得瘟疫，因此从古至今，在与马有关的文献，以及雕塑和绘画等图像中，常常有猴子的存在，例如拴马石柱的柱头往往刻有猴子，又如唐三彩的骆驼背上驮着猴子，更不必说历代绘画中的马、猴“同框”的场景了。

从文献追溯这种观念的最初记载，依旧是前文所述的《齐民要术》卷六“养牛马驴骡第五十六”，文中“凡以猪槽饲马；以石灰泥马槽；马汗，系着门；此三事，皆令马落驹”的注文说：“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畏、辟恶、消百病也。”该书卷六“养羊第五十七”也记载猴子可以辟除羊群的传染病。可见，猴子是牲畜的“健康保护神”。

图像的呈现则可以提早到汉代，1973年在肩水金关遗址（今甘肃金塔县）出土了由三块木板拼成的一幅画，学界多称之为“马厩图”：画中马匹旁边的树枝上正“悬挂”着一只猴子。四川成都曾家包出土的东汉画像石中：图中左上部的骏马旁边的柱子上，正攀援着一只猴子。这与后世拴马柱头雕刻猴子有异曲同工之妙。这类图像显然是猴子辟病观念的一种反映。

马与猴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谐音梗“马上封侯（侯）”，其滥觞可能是战国以降猴子骑马的造型，但比较确定有此寓意的图像可能还是汉代的画像砖石。河南省新密市出土的一方画像砖图案：其左侧是一人在奔驰的马匹上回首射虎，右侧则是一幅比较特殊的画面：最右是一人在树下弯弓射鸟，其左旁则是猴子骑马。所射之鸟应该是雀，谐音为爵禄之“爵”，汉代画像砖石中也有不少“射爵射猴图”，因此，此画像砖中与“射爵”对应的猴子骑马形象，应该具有“马上封侯”的意味在。当然，即便有此含意，也不排斥其中包含猴子辟除马病的观念，二者可以共存。

张传官（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研究员）